

美国对伊朗的“秘密战争”

吴 成

(河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河南 新乡 453007)

摘 要: 在美国与伊朗的对峙中, 美国认识到帝国主义的武力和恐吓达不到目的, 于是从上世纪 80 年代末萌生了借助伊朗反对派制约伊朗现政权的想法。在伊朗核问题发展过程中, 美国越来越倚重包括支持伊朗反对派, 通过以色列对伊朗的政府官员和核科学家进行暗杀等在内的手段达到瓦解伊朗现政权之目的。美国对伊朗的“秘密战争”加重了双方彼此间的仇恨, 损害了美国的国际形象, 加强了伊朗的民族凝聚, 它还可能促使伊朗领导人由目前追求核技术发展为追求核武器。

关键词: 美国; 伊朗; 秘密战争

中图分类号: D81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4970(2012)10-0030-05

收稿日期: 2012-05-05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伊朗核问题与世界格局转型”(11YJA770051)

作者简介: 吴成(1963-), 男, 河南中牟人, 河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

自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成立以来, 伊美关系一直处于交恶之中, 伊朗核问题把双方的矛盾推向了极点。美国在对伊朗所有的选择都放在桌面上以后, 发现对伊朗的政策仍未达到预期目的。于是, 它就加强了拿不到桌面上的“秘密战争”。

一、美国认为改变政权是达到目的的最佳手段

两伊战争后期, 美国学者萌生了借助反对派制约伊朗现政权的想法。1988 年 2 月, 美国传统基金会的詹姆斯·菲利普斯发表文章指出“虽然伊朗的反对派力量很弱, 而且其内部不断发生派系摩擦, 但是, 如果伊朗的政权不能解决伊朗的愈来愈严重的经济问题, 伊朗的反对派仍然大有可为。”“只要霍梅尼以他个人的声望来支持伊朗现在的政府, 反对派将没有取得政权的机会, 但是反对派可以利用人民对于经济长期混乱的不满反对现政权。”“美国政府应继续与这些反对派保持联系, 以便对德黑兰政府发生最大的影响作用。”^[1] 理查德·W. 考塔姆也说“美国能否在成功取代伊斯兰共和国中起决定性作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2]267} 在这一思想指导下, 进入上世纪 90 年代, 美国接受了伊朗最大流亡反对派人民圣战者组织负责国际事务的领导人穆罕默德·穆哈德辛对美国的访问。但这并没有给美国对伊朗政策带来太大的变化。

美国改变伊朗政权的想法是在推翻萨达姆政权之后。2003 年 6 月 1 日, 英国《星期日电讯报》记者朱利安·科曼和达米安·麦克尔罗伊联合撰文《美国考虑帮助恐怖组织以阻止伊朗的核计划》, 其中谈道“五角大楼的高级官员们现在建议采取广泛的秘密行动来颠覆伊朗政府, 以期持不同政见者组织能够在这个政权获得核武器之前发动一场政变。”^[3] 一位与白宫有密切联系的政府官员说“有些人认为推翻这个政权是消除伊朗拥有核武器这个危险的唯一办法。但是不会再发动一场战争了。现在提出的主张是从内部破坏它的稳定。没有人谈到要入侵什么地方。”^[3] 6 月 4 日,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前主编、时任《犹他新闻》主编的约翰·休斯在《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上发表了题为《外交途径是解决伊朗问题的最佳选择》, 其中谈道“一部分专家认为, 随着新一代伊朗人对伊斯兰革命的合法性提出质疑, 伊斯兰革命正在摇摇晃晃地走向终结。伊朗新一代在改革政府方面也许会比美国海军陆战队更出色。”“应当采取有力的公开外交手段影响伊朗 20 多岁的年轻人, 他们是伊朗建设性改革的主要希望。”^[4]

2003 年 6 月 6 日, 俄《独立报》刊登了尤利娅·彼得罗夫斯卡娅和德米特里·苏斯洛夫的题为《伊朗政权注定垮台: 美国将采用一系列战略改变伊朗政权》一文, 其中谈道“美国国防信息中心俄罗斯和亚洲项目主任尼古拉·兹洛宾说, 伊朗政权

迟早是要改变的。华盛顿越来越倾向于这样的观点：不改变伊朗现政权的本质，就无法保障全球和地区的安全。”6月10日，美国新保守主义代表人物威廉·克里斯托尔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伊朗应当像伊拉克一样改变制度”，“但是在伊朗，政府内部存在分歧，人民的不满情绪很强烈，因此内部变革有可能发生。我们应当作出更多的努力，帮助这些变革力量，在外交和政治方面采取行动，就像20世纪80年代我们在东欧所做的那样。如果欧洲人想说布什不要动用武力，他们就应当严肃认真，帮助伊朗的反对派力量，而不是与伊朗现政权中的一些最坏的人保持联系，向他们提供一些具有双重用途的工艺技术”。^[5]美国外交学院院长更为露骨地说“德黑兰的政权更迭不可避免，但是必须从内部开始。”“变革最终会到来，但它应该是‘温和的’变革。如果我们办事得当，就可以鼓励这种变革的出现。”“我们应该继续在公开声明中明确表示，我们支持伊朗年轻人要求获得更大自由的意愿，大多数伊朗议员显然也有这样的意愿。”^[6]11月3日，美国学者麦克·巴龙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周刊上撰文《制止无赖国家拥有核武器》，其中谈道“世界上两个最可怕的政府一直在谋求核武器并不是偶然的。伊朗的毛拉们和朝鲜的狂人们利用核武器来保住权力。向恐怖分子提供核武器，让他们使用这些武器对付我们，没有理由认为他们会对此心存内疚。外交谈判可以推迟这个危险到来的时间，最多能遏制一些年头。但结束这种核恐怖活动的行之有效的办法是使政府改朝换代。正是这种方法消除了伊拉克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计划的危险，使之无法制造用来攻击我们和我们的朋友的武器。”^[7]

2004年，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副所长帕特里克·克劳森等人编写的《审视伊朗的核野心》中谈到伊朗现政权有三个弱点：非常不得人心，战略上孤独，急需西方的帮助。这三大缺点是互相影响的，伊朗在战略上越孤独，它就越求助于西方，其政府就变得越不得人心，它就越指责外部世界以掩盖自己的缺点。反过来，这进一步加强了其战略上的孤独。如果目的是阻止伊朗发展核武器并阻止其他国家效法伊朗制造导弹，那么，美国及其盟友可以利用革命政府的弱点。给予适当关注，美国及其盟友就可以看到伊朗现政权将让位一个较少敌意的政权。^{[8]9-10}罗布·苏哈尼在其文章的开篇就说：“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在以后10~20

年，伊朗革命政府的前景是进行改革或是被推翻。”“本章的目的旨在证明伊朗的革命政府可以在两年之内被推翻，美国政府应该采取更为稳健的政策，促使伊朗民众改变德黑兰政权。伊朗政权的变化将很快结束伊朗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追求而代之以内政优先，放弃伊朗追求第三世界的地位的新的世俗政府。同样重要的是，死在伊朗人民手上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灭亡将向穆斯林世界的其他国家打出一个强有力的信号，作为政府形式的伊斯兰已经失败。政治伊斯兰的失败是美国和我们反对伊斯兰原旨主义战争的胜利。”“美国外交政策的基本目标应该是促使政权及时改变。”^{[9]61-62}他还算了一笔经济账，“用伊朗人改变其政权的花费(用两年的时间)将不超过2亿美元(注：国防部在伊拉克的月开销是36亿美元，在阿富汗的月开销是7亿美元)”^{[9]70}。他在最后得出结论“美国有通过伊朗民众改革政权把伊斯兰原旨主义这个魔怪放进瓶子里的历史机会。如果华盛顿结束伊朗的核野心是认真的，如果华盛顿在中东推行多元民主是认真的，如果华盛顿结束伊斯兰伊朗支持恐怖主义是认真的，那么，改变政府这一有效政策是唯一选择。最后，美国政府必须保持我们国家给世界上的千万大众带来希望的真正的核心价值观：自由、法制和经济机会。”“支持伊朗人民改变其政府是符合美国民族安全利益的。”^{[9]78-79}

2005年，在《波斯困局：伊朗与美国的冲突》一文中，帕特里克·克劳森批评美国过分重视武力而忽视外交中的民主因素，他借波拉克(Pollack)的话说“如果德黑兰继续其核计划，他准备对伊朗采取‘看不见’的军事行动在内的更强硬的极端行动。不幸的是，他不注意促进伊朗内部的民主趋势，这个伊斯兰国家从伊斯兰专制统治上转向将是唯一保证美国与伊朗关系友好并持续下去的方法。”^[10]

2006年3月，美国国务卿赖斯说“除了伊朗外，我们不可能再面临来自单个国家的更大挑战了。我们同伊朗人民没有问题，我们希望伊朗人民获得自由。我们只是和伊朗政权有问题。”^[11]

2006年4月，在布鲁金斯学会举办的有关美国对伊朗政策的研讨会上，美国企业家协会研究员瑞尤·吉瑞奇特也提出了自己的高见，让伊朗背上发展核武器的沉重包袱，然后美国对伊朗采取缓和政策，使伊朗民众对政府产生不满，以达到更换伊朗领导人之目的。一周后，美国负责政治与军事的前助理国务卿帮办罗伯特·艾因霍恩也表示了同样的

观点,他说,现在必须做的是改变伊朗寻求获得核武器的“代价与利益之间的计算结果”,先让反对制裁伊朗的国家改变态度,加入到对伊朗制裁的行列,然后美国与伊朗关系正常化,最后使伊朗民众产生对政府的不满,进而更迭政府。

美国斯坦福大学胡夫研究所(the Hoover Institution, Stanford University)研究员、美国军事研究会国际安全研究所(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at the United States Military Academy)主席库里·斯恰克建议美国与伊朗通过谈判解决伊朗核问题:“我们的挑战是通过提供信息和提出一些伊朗政府不愿提及的问题促使伊朗社会就其安全展开讨论,所以,我们应该将谈判由单纯的核计划扩大到统治、人权和市民社会等问题。我们国与国的谈判将鼓舞报纸编辑、电台和电视台的节目、学术讲座,像联合国辩论那样,减少政府控制信息的能力,加强伊朗市民社会,鼓励人们为自己思考,要求他们的政府关心他们的利益,在伊朗和美国之间建立最低水平的联系。这种方式不但促成核谈判,也有助于帮助产生一个更加民主的伊朗,这也是我们的最终目的。”^[12]“通过修订支持外国流亡者使信息多样化、建立公民社会和减少政府控制政治行为的能力的法律促使与我们有共同意愿的公民能够改变伊朗政府。”^[12]

英国广播公司记者保罗·雷诺兹说,美国正考虑在对付伊朗政府强硬派和袭击伊朗核设施以外寻找“第三条道路”,即“无论政权更迭还是政策变化都由伊朗民众自己实现”^[13]。美国前国务卿赖斯赞成第三条道路,希望为寻求制止伊朗核计划的方法赢得时间。尽管美国政府没有公开使用“政权更迭”一词,但政权更迭已成为目标。在这种氛围下,在乔治·W. 布什第一届总统任期内担任美国国务院政策制定部门负责人的理查德·哈斯说“倾向政权更迭的人比主张外交斡旋的人更占上风。”^[14]

2008 年 1 月 25 日,美国纽约大学全球事务研究中心(Center for Global Affairs)组织召开了一个有关伊朗的研讨会,参加者有美国的政府官员、学者和学生,最后以《伊朗 2015 年》(Iran 2015)为题在该中心网站上发表了会议综述。其中谈道“到 2012 年,美国通过在一定程度上模仿与苏联打交道的经验,已经组织起一个遏制伊朗的联盟。孤立和内部压力促使出现伊朗的‘戈尔巴乔夫’——一个西方人可以与之打交道的人——是长远目标。”^[15]

“美国的军事力量要维持到能够保证对伊朗的

核设施目标进行有效的打击,伊朗正在接近拥有制造核武器的能力已成定局,从海湾国家和以色列提高采取这种行动的预算。在这一遏制预案下,对德黑兰继续施加压力,致力于削弱伊朗的军事和经济实力,是削弱伊朗保守政权的策略。”^[15]正是在这种舆论氛围下,美国政府开始改变对伊朗的政策。

二、美国对伊朗“秘密战争”的主要内容

罗布·苏哈尼不但提出了和平演变伊朗的思想,还提出了具体的行动方案。怎样落实?“为了达到这一目标,美国必须继续孤立宗教政权,鼓励被压迫的伊朗人的反抗精神。”^{[9]62-63}鼓励哪些人以促成和平演变?他说“在伊朗内部,占人口多数的年轻人、改革派报纸的记者、质疑精神领袖合法性的宗教人士、站在反对神权统治第一线的妇女都是华盛顿的天然同盟。与这些群体的联系与合作是美国对伊朗政策的基础。”^{[9]70}怎样让这些人与美国走到一起?他的设想是通过基金合作的方法来实现。为此,他把基金分为短期基金和长期基金两种。短期基金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1) 生产并借助卫星向伊朗传播非暴力不合作方面的影视资料;(2) 在乔治顿大学召开有美国的政府高官和伊朗的反对派领袖参加的有关伊朗的会议;(3) 生产和传播有关美国民主的波斯语音像资料;(4) 研究、编辑和分发有关伊朗政权践踏人权的资料和音像;(5) 邀请德黑兰、库姆和马什哈德的高层宗教领袖到美国与犹太人、基督教徒和穆斯林同事一起参加会议;(6) 资助 30 名伊朗记者去参加“了解美国和美国”之旅;(7) 邀请学生运动领袖到国会山来设计伊朗的未来;(8) 邀请伊朗的杰出妇女与美国女国会评论员、记者和企业家见面;(9) 马上在洛杉矶建立卫星电视台,以便伊朗人收看。长期基金主要包括旨在伊朗推行民主原则、世俗主义、人权和自由市场经济的 1 年基金和为伊朗后神权时代制定详细蓝图的长期基金。并通过以下方式落实:(1) 给伊朗反对派向伊朗国内传递信息给予直接支持;(2) 通过设在美国内外的“美国之音”、世界电台等向伊朗民族联盟传电台节目;(3) 为想会晤礼萨·巴列维(前国王之子)和其他反对派的政权官员提供安全场所;(4) 邀请礼萨·巴列维和伊朗民族联盟成员与美国会议员交流;(5) 要求美国的海湾盟国支持美国为期两年对礼萨·巴列维和伊朗民族联盟成员的财政支持计划。^{[9]71-75}

自由欧洲电台(Radio Free Europe)在东南亚地

区的协调员阿拔斯·威廉·萨米(Abbas William Samii) 博士则就美国怎样赢得伊朗的民心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向伊朗提供灾难救助; 在禁毒方面与伊朗合作; 帮助伊朗预防和治疗艾滋病; 帮助伊朗的难民支持计划; 鼓励伊朗参加国际上的多边合作机制; 鼓励伊朗人前来美国参观旅游; 支持伊朗参加世界贸易组织。^{[9]61-62}

美国对伊朗的和平演变既继续使用传统方式, 同时还借助最新的科技手段。2002 年 12 月, 以美国为基地的“明天电台”开始通过短波、中波和卫星用波斯语进行广播。明天电台是“公共外交”的样板, 24 小时不间断地为伊朗 30 岁以下的年轻人播放音乐和新闻。总统小布什为开播亲自签名, 美国人对它重视程度可见一斑。2003 年, 美国政府的新闻与评论节目通过卫星每周用波斯语广播半小时, 话题主要涉及当年的学生示威游行。2003 年 7 月 9 日, 美国参议院通过一项“伊朗民主议案”, 决定加强美国资助的对伊朗的无线电和电视广播, “使伊朗人民能够和平地改变他们的政府制度”。同年, 美国广播管理协会(US Broadcasting Board of Governors) 主席肯尼斯·汤姆林森(Kenneth Tomlinson) 说“通过对今天伊朗新闻的报道, 我们可以帮助伊朗进一步为自由和自主而斗争。”

2005 年 6 月中旬, 伊朗学生在德黑兰大学举行静坐示威活动, 要求加快国家改革步伐。6 月 15 日, 小布什发表谈话称“示威活动代表伊朗民众争取实现自由伊朗的开始”, “具有积极意义”。“我对伊朗学生要求自由的勇气表示敬佩, 并希望他们知道美国支持他们”。

2006 年 2 月 21 日, 美国外交政策研究中心(the Foreign Policy Centre) “公共外交程序”(the public diplomacy program) 负责人菲利普·菲斯克·勾魏亚(Philip Fiske de Gouveia) 发表网文称, 华盛顿扩大波斯语电台和广播节目的计划为媒体供燃料相当于军备竞赛。按照美国的新“公共外交计划”, 美国政府拿出 5000 万美元用于媒体对伊朗的宣传, 它相当于 BBC “世界各地”(World Service) 节目预算的四分之一, 其中 500 万美元用于学生和学者的交流计划, 500 万美元用于支持非政府电视、电台和网络, 1500 万美元用于社会团体, 其他作为秘密资金使用。

2006 年 3 月, 美国国务院设立了伊朗办公室, 把上一年负责伊朗事务的两人编制扩充到了 10 人。美国政府还制定了一项 7500 万美元的“民主演变”

计划, 这笔钱主要用于延长对伊朗的电视节目时间, 资助伊朗非政府组织和推动伊朗文化演变。在此计划下, 美国之音对伊朗播音由每天 1 小时延长到每天 4 小时, 美国政府则希望能够进行 24 小时不间断播音。国务院还实施波斯语培训计划, 并且计划设立伊朗问题专员。^[11] 美国政府将计划称为在伊朗扩大美国的“公共外交”。2008 年 6 月 30 日, 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 报道, 小布什政府制定了“重大升级”的秘密行动的计划, 美国派遣突击队在伊朗进行间谍活动, 破坏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政府和该国核设施。一名叫塞缪尔·赫什(Seymour Hersh) 的记者称, 小布什政府决定大规模扩大在伊朗的军事活动, 包括派遣间谍侦察伊朗的核设施以及从事颠覆伊斯兰共和政府的活动。赫什还说, 美国国会已批准了 4 亿美元的基金, 用于美国特种作战部队的活动和扶植伊朗持不同政见者。

有人形容美国的无线电攻击不亚于军事攻击, 尤其是从华盛顿或洛杉矶针对德黑兰的广播信号发射。事态随着技术水平的提高在发展。美国用大功率的军事运输机把电视和广播信号发送到很远的地方。如 Commando Solo 飞机的飞行高度可达 2 万英尺, 节目信号覆盖可达 170 英里; Gulfstream 和 Global Hawk 喷气机可达到 6 万英尺的高度, 其节目信号覆盖可达 300 英里。从伊拉克上空的飞机上发射的信号可以直达伊朗首都德黑兰的普通电视机。

2009 年伊朗的大选危机, 伊朗东南省份锡斯坦—卑路支斯坦发生的多起针对伊朗政府和宗教场所的恐怖活动, 还有对伊朗核科学家的暗杀行动, 都被伊朗政府指责为是美国和以色列支持的结果。

美国对伊朗“秘密战争”在给伊朗带来了不利影响的同时, 也给美国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加重了双方彼此间的仇恨, 损害了美国的国际形象, 加强了伊朗的民族凝聚。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 不管什么样的武器, 都是针对敌人的, 在一个没有敌人的世界里, 是不需要包括核弹在内的武器的。外部世界对伊朗的敌对行为有可能促使以后的伊朗领导人由目前追求核技术发展为对核武器的追求。届时, 美国将会为自己的政策感到遗憾。

[参 考 文 献]

- [1] Phillips J. How the U S Dealing with the Post-Khomeini Iran? [J]. World Daily ,1988(1) .
- [2] Cottam R W. Ir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a cold war case study [M]. London: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1988.

- [3] Keman J ,Michaelroy D. The U S Thinking about to Help the Terrorism Organization to Stop Iran ' s Nuclear Program [J]. Sunday Telegraph 2003(6) .
- [4] Hughes J. Diplomacy Is Best Option with Iran [J].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2003(6) .
- [5] 萨巴捷. 向与恐怖主义有联系的独裁政权开战 [N]. 解放报 2003 - 06 - 10.
- [6] Laingen B. Regime Change Happening from Inside [J]. The Los Angeles Times 2003(6) .
- [7] Barone M. Stopping the Rogue Regimes Pursuing Nuclear Weapons [J]. The U S News and World Report 2003(11) .
- [8] Sokolski H ,Clawson P. Checking Iran ' s Nuclear Ambitions [M]. Washington: The 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 2004.
- [9] Sobhani S R. The Prospects for Regime Change in Iran [M]// Sokolski H ,Clawson P. Checking Iran ' s Nuclear Ambitions [M]. Washington: The 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 2004.
- [10] Clawson P. Review of the Persian Puzzle: The Conflict between Iran and America [J]. Middle East Quarterly 2005 (5) .
- [11] 范辉. 布什政府密商伊朗对策欲谋划对伊“和平演变” [J]. 新京报 2006 - 03 - 14.
- [12] Schake K. Dealing with A Nuclear Iran [J]. Policy Review 2007(4) .
- [13]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 美准备与伊朗“冷战”? [N]. 北京青年报 2006 - 05 - 14.
- [14] Regan T. Congress should cut \$ 62 billion of Cold War weapons programs [J]. The Chrisian Science Monitor , 2006(5) .
- [15] Iran 2015 ,CGA Scenaris [EB/OL]. <http://www.scps.nyu.edu/cga>.

[责任编辑 张孟杰]

America ' s “Secret War” Against Iran

WU Cheng

(Marxism College , Henan Normal University , Xinxiang 453007 , China)

Abstract: In the confrontation between the U. S and Iran , America recognizes that imperialist force and intimidation is not up to the objective , so in the end of 1980s , it began to restrict Iran regime by opposition groups in Iran. During the process of Iran nuclear issue , the U. S relies more and more on Iranian opposition. The U. S. provides supports and Israel assassinates Iranian government officials and nuclear scientists in order to disrupt the Iranian regime. So doing adds America and Iran ' s mutual hatred against each other , damages America ' s international image and strengthens Iranian national solidarity. It may also encourage the leaders of Iran to turn the policy of pursuing nuclear technology into developing nuclear weapons.

Key Words: America; Iran; secret war